

个人问题访问记

(电影剧本)

扎·阿尔谢尼什维利

[苏联] 艾·阿赫弗什季阿尼

拉·戈格别利杰

胡 榕译

根据电影文学剧本《个人问题访问记》拍成的同名影片在 1979 年第十二届全苏电影节上获大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剧本有两个特点。在内容上，剧本通过女主人公积极从事社会工作与搞好家庭生活之间的尖锐矛盾，集中反映了近年来苏联报刊上经常讨论的家庭问题。在表现形式上，这个剧本以某报馆信访部的一个女记者访问几个家庭为情节主线，体现了苏联电影在电视影响下形成的纪实风格。剧本译文根据苏联《电影艺术》杂志 1979 年 2 月号译出。

编 者

“一切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一个老妇人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很小心地翻开。这是伊里亚·恰弗恰瓦泽的一本书的老版本。

“这里原是一间小小的空房子。……我们把整幢房子的书都拿到这里来了。这些书架都是我父亲亲自创出来的。后来，他把我带到这里，把这个图书馆交给了我。就在那一年我中学毕业了。”

老妇人小心地翻着书页。

“这是六十年以前的事了。”

老妇人很认真地用目光扫视了书库。

“生活似乎在刹那间过去了。”

老妇人又取出一本书，用手摸了摸，擦去看不见的灰尘，然后又放回书架，回过身来，突然问道：

“您结婚了吧？”

“是的。”

“有孩子了？”

“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您很幸福……”

老妇人的目光里流露出忧愁。后来，她很和蔼地微笑着问：

“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很喜欢。”

这是索菲科，我们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她身旁是摄影记者伊拉克利。他正在给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拍照。

索菲科和伊拉克利在梯比里斯秋天的街道上走着，边走边吃着环形小面包，有说有笑。索菲科向一个拿着画架的年青妇女提问题，伊拉克利拍照。突然，他转过身来，把镜头对准了索菲科。

她笑了。

清晨。索菲科很快起了床，边走边穿衣服，小心地关上门，怕惊醒还睡着的阿尔奇尔。一只小狗跟着她。

“埃加，桑德罗，醒醒吧——到时间了！”

回答她的是一片沉静。

索菲科掀开儿子的被子，接着又掀开女儿的。

“妈妈，别吵我，再过五分钟我就起来。一醒了就起来对身体不好。”

索菲科到厨房去了。孩子们立刻又盖上被子。桑德罗打开磁带录音机。屋子里充满了爵士乐。

阿尔奇尔从自己房里走出来。这是个头发稍稍变白的、很有风趣的男人。光膀子上披着一条毛茸茸的毛巾。他走到孩子们屋里，关上录音机。

“也得可怜可怜邻居啊！”

“这种闹哄哄的声音会把你变傻的，”埃加学着成年人的语调补充着说。随后，她爬到哥哥床上，两个孩子闹起来了。……

“妈妈，你管管他呀！”

索菲科冲进屋里，把杯子里的水洒在孩子们身上。

“你们到底起来不？”

阿尔奇尔把衬衫递给索菲科。

“你看，钮扣又掉了！”

“得了，阿尔奇尔，穿另一件吧。”

“就这件衬衫配那件上衣。”

索菲科故意叹了口气，拿起衬衫向母亲屋子走去。

“妈妈，睡得怎么样？”

“很好。”

“索菲科！”阿尔奇尔的声音。

索菲科边走边缝扣子，走进厨房。阿尔奇尔坐在桌旁喝茶。

“你知道我想什么来着？我们现在就买一辆汽车吧。我们还能错过几次机会呀？”

这时，埃加冲进厨房，她把梳子和皮筋递给母亲。索菲科替她梳头。

“活到这般年纪，”阿尔奇尔继续说，“可到现在还没去过达里亚尔。我们到那儿去，在森林里住几天，或者到海边去……比方说，到古达乌塔去。……记得吗，在那儿，悬崖下还有大圆木……我们到那里去……”

埃加头梳了一半就跑到桑德罗那里去说：

“桑德罗，我们要买汽车啦！”

哥哥看着埃加发愣，随后他跳了起来。孩子们冲进厨房。

“我们买汽车！买汽车！”埃加高兴地跳着。

“我们坐汽车走了！走了！”桑德罗骑在椅子上，埃加坐在他身后。桑德

罗象握着方向盘似地抓着椅背。

“少了我就走不了！”索菲科应和着，也跟孩子们坐在一起，“我们到古达乌塔去！”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连狗也叫起来了。

索菲科立刻从“汽车”上跳下来。

“而主要的是，还缺什么？还缺三千卢布。孩子们，几点了？”

“哎呀，要迟到了！”

阿尔奇尔立刻就泄气了。他斜眼瞧了瞧索菲科，喝完了茶，推开茶碗。

“说真的，我们要汽车干什么？不活动会把现代人给毁了的。”

“正是这样，”索菲科点点头，哼着什么歌，用脚把厨房的长条地毯弄整齐。

“野兽凭什么比人健健？就是凭它们是步行的，”阿尔奇尔在镜子前站住，整了整领带，“一般说来，二十一世纪将是步行的世纪。”

索菲科坐在编辑部的桌子旁，写着什么。

“请进，”她听见敲门声就说，没有抬头看。一个个子很小的老妇人走进来。

“请吧，”索菲科眯着近视眼说。

那老妇人站在原地不动。索菲科站起来。把椅子往老妇人那边推了推。那老妇人低着头，犹疑不决地向桌子走近几步。

“请说吧。”

“我本来不敢上这儿来的，”老妇人轻声说，“要是我没看到您写的文章。”

索菲科点点头。

“我想到养老院去……”

“您一个人生活？”

“不，但是……早上，大家都走了，我呢，象个聋哑人，与世隔绝。他

们回到家里——也对我无理不睬。他们关在自己屋子里，谈他们自己的事。看来是不愿让我听见。到那儿总还有人说说话吧。”

“但是，您家里的人呢？他们同意吗？”

“不……”老妇人低下头，“他们说，你让我们在别人面前丢脸。”

伊拉克利走进屋来，微笑着向索菲科点点头，往自己桌子走去。老妇人立刻就低下头来。后来，她没有抬头，突然高声说：

“连死亡都把我忘记了！”

伊拉克利惊恐地看了索菲科一眼。索菲科也看看伊拉克利，接着又激动地看着那老妇人。

“我甚至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好。如果您愿意，我去找您家的人好吗？”

老妇人苦笑了。

“不，孩子，总有一天这一切会结束的。我走了……”

“我送送您，”索菲科站起来。

老妇人低下头，走出屋子。

索菲科戴上眼镜，又低头看桌上放着的那些来信。突然，她生气地推开一些信纸：

“喏，现在，为了这件学校里的事情，得在公共汽车里颠簸三个小时！”

伊拉克利的脸色开朗了。

“我和您一起去吗？”

他走到椅子边，抬起腿跨过椅背，象骑在马背上似的。

索菲科走进食品店，向那排队买鸡的行列走去。

她刚想排队，一个瘦得象竹竿似的女人赶到她前面，差点没把她撞倒。

“哎哟！对不起！看上帝的面上，请原谅！”

索菲科很不满意地低头看看长筒袜子。

“哎呀！我把您的袜子弄破了？请原谅！”她立刻向那商店扫了一眼，转

身对索菲科说：

“我离开一会儿，行吗？”

索菲科点点头。

“我这是怎么搞的！这么个好人，我偏偏把她的袜子弄破了！”这女人边走边嘟哝着，飞快地向另一队列跑去。

“鸡蛋还没卖完吗？别忘了我，亲爱的！我马上就来。”

那女人回来时，索菲科身后已经站了一个脸带怒气的高个子女人。她想站到前面，但高个子女人生气地看着她，断然说：

“不站队谁也不让买。”

“怎么不站队？”瘦女人生气了，“我是站在这里的，记得吗，我还把我的袜子弄破了？”她指望着索菲科。

“对、对，我很记得您。她是排了队的。”

生气的女人很不满意地看了看她们，不作声了。

没过几分钟，瘦女人又焦急不安起来。

“看上帝面上，那边快轮到我了，我去一会儿，”她说，没等回答就冲到买奶酪的队伍那边去了。

“瞧她那个样！”气乎乎的女人喊道。

就在这时，瘦女人已经推开班队的人，抢先买到了一整块干酪。现在，她又向买鸡蛋的队伍跑去。可是，这时出现了新麻烦：她已经过了号，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显出一副好斗的神气站在那里。

“除非从我尸体上踩过去！”她断然说。

瘦女人绝望地喊道：

“我是站在这里的。刚刚走了的那个人，我站在他后面的……”

突然，售货员替她说话了。得意洋洋的瘦女人买到了五十个鸡蛋。

她回到原来的队伍里，拿着一包包沉甸甸的东西，嘟嘟哝哝地说：

“说我没排队！还要他们来教训我怎么排队！”

索菲科帮着她把鸡蛋和干奶酪放到包和网袋里。

“谢谢！谢谢……”

那妇女又向商店那边看了看，她的脸发呆了：

“看来，那儿拿出鹅来了！”

“看上帝面上，您去吧！”那个气乎乎的妇女突然说道，接着瘦女人就向那卖鹅的方向冲去。

索菲科和那个瘦女人一同走出商店。瘦女人的几个提包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食品。索菲科同情地看着她。

“难道您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吗，要您一个人拿这么重的东西？”

“就因为有人，我才拿呢！”那妇女喊道，“有，并且有整整一团人呢，丈夫，四个孩子，两个女婿，五个孙子。我们可乐了！”

“您怎么忙得过来？”

“就这样，忙得过来，”妇女幸福地微笑了，“我那去世的奶奶总是往我的脑子里灌：‘家大幸福大’。”

“我向您提出一些问题，请您别见怪。我是记者……”

“记者？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什么也不是，也不在哪儿工作。我一辈子就是照看孩子和丈夫……”

“而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在街心花园里坐一会儿行吗？您也可以喘一口气。”

“您说什么呀，哪儿顾得上休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那妇女还想说些什么，但她发现马路对面的小货摊那边又排上队了。她就在最危险的地方径直穿过马路。索菲科看见民警吹着哨子，走到那妇女面前。那妇女立刻就在路中央站住了。她把提包放在沥青马路上，指着小货摊前的队伍恳求民警——求求您，让我过去吧。民警挥了挥手走了。那妇女奔过马路。

索菲科微笑地看着她的背影。

索菲科走过一座古老房子的石平台，开了门。

一间又大又高的屋子里，在铺着毯子的沙发床上坐着玛洛姑姑。她正在那里从报上剪下些什么。她抬起头来，从眼镜上面看着索菲科。

“谢天谢地，记起年老的姑姑来啦！”

“她前天刚来过，玛洛，”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织毛活的克托姑姑提醒她说。

“您呀，一高兴就说自己老啦！”索菲科把鸡和鸡蛋从提包里拿出来。

“这是干吗，索菲科！”克托姑姑激动了。

玛洛看了看带来的食品说：

“去做鸡肉抓饭吧，克托！”

克托意味深长地看着索菲科——似乎说，看见了吧，瞧我是怎么过活的——她说着，把食物拿到厨房去。

“给索菲科煮咖啡！”玛洛冲着她的背影又说。

索菲科很感兴趣地看着剪报。

“看看，你为我们家准备了些什么……”

玛洛对索菲科的讽刺口吻并不在意，她递了几张剪报给她。

“把这带给安娜，让她知道该怎么保养自己的肺。白天黑夜尽叼着烟卷……”

索菲科从她手里接过剪报。

“什么也不给阿尔奇尔吗？小心，他会生气的。”

“没有什么可给阿尔奇尔的。这篇文章是给你的……”玛洛说着把一张剪报递给了索菲科。

索菲科微笑着接过剪报：那篇文章上满是用红笔勾出的惊叹号和问号，有些句子的下面还画着粗线。

“怎么，这就是说，你已经解决了独身问题了。”

“你别听她的，索菲科。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爱唱歌的一家，”克托的眼里噙着泪水。

“这就是指歌声会帮助他们解决一切的那些人，可不是吗？”玛洛微笑了一下，“去吧，克托，去做抓饭。”

索菲科靠在椅背上，沉思着。

“也许您不相信，但是，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歌声帮助了我们。我们大家都在唱……连孩子们也跟着我们，几乎从摇篮里就开始歌唱。……”

那个有着一张普通的、可爱的脸孔的妇女这样说，同时把一个孩子放进摇篮。

歌声响起了，这是一首歌唱萤火虫的古老的格鲁吉亚的多声部合唱曲。

接着，我们看见了一家人——母亲、父亲和四个和谐地、真挚地歌唱着的孩子……

“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玛洛姑姑讥讽地说。

“对，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托真的被激怒了。

“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索菲科唱着。

玛洛看着索菲科，随后她站起来，理了理灰白的、剪得短短的头发。

“近来我不知怎么搞的，头晕，双脚发软。还有，这儿也觉得刺痛，”她一只手按着心口说。

“这就叫做上了年纪，玛洛，”从厨房里传来了克托的声音。

“这和上了年纪有什么相干。她也要多嘴！”玛洛生气了。

索菲科微笑着。她走到玛洛身边，温柔地拥抱她。

“说真的，这和上了年纪有什么相干！”

“唉，你这个小调皮，”玛洛姑姑埋怨似的微笑着。

她们三个人坐在餐桌边喝咖啡。

“知道吗，索菲科，列凡答辩了博士论文，”克托微笑着说。

“列凡？基加乌利？他好象和阿尔奇尔同过学，是吗？”玛洛意味深长地看着克托。

索菲科肯定地点了点头。

“梯比里斯现在到处都是教授，你如果扔一块小石头，准会打中其中一个的脑袋。而阿尔奇尔又有才能又有学问……坐在那个副所长的座位上，

算是到了头啦。没法跟他说一句正经话，”玛洛突然冲口而出，“他把一切都当做玩笑！”

“……要么他就引用某个伟人的话，好象除了他，谁也不读书似的，”玛洛站起身，激动地从屋子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个历史学家好象这样说过：‘我坐在那里写，拿破仑跨上了马，拿破仑下了马……而我漂亮的妻子这时照常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就是说，哪怕我答辩了十篇博士论文，人类也不会因此就感到热些或者冷些……有趣极了，可不是吗！但是，依我看，他就是条懒虫！”玛洛在索菲科面前停下，以愤懑的眼光注视着她。

“我就知道，你准会对我说……‘姑姑，你怎么不害羞，阿尔奇尔是懒虫！’是的，是的，谁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谁就是懒虫，他对社会和自己都是罪犯！”

索菲科和克托交换着眼光，竭力掩盖自己的微笑。

“你看着我干吗？这都是你不好。让他整天坐着读《科学与生活》，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河马的心理学上。你怎么不说话？”

索菲科站起来做出从一把古老的茶壶里往手掌上倒水的样子，又把水“洒向”姑姑说：

“让我说什么好呢？你自己替所有的人都把话说了。骂了我们又替我们大家作了回答！”

“我总是想，如果他答辩了博士论文，就能增加工资。”

“克托，你怎么能老往庸俗的生活方面想！”

“他们还得教养孩子呀！”

“这是重要的原则，而不是面包和奶酪！”

索菲科笑了。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阿尔奇尔会说，如果我当了教授，那玛洛姑姑就不是向我扔小石头，而是扔大石头了！”

“这也有可能。”

“如果他们能增加些收入那总是好的！”

“克托！”

索菲科走到壁炉旁，在炉台上放着一只蹲着的旧长毛猴。她抱起猴子。

“你从哪儿找到的？”

“在一个旧箱子里，”克托哽咽着说。玛洛生气地看着她。

索菲科沉思地把猴子放在桌子上，向门口走去。

“又不露面啦，”玛洛冲着她的背影说。

索菲科忧郁地回头微笑着。

……小索菲科手里抱着一只长毛猴，站在一座灰色的破旧房子的窗前。她忧郁地凝视着远方。

下着雪。

向窗外望去，可以看见钟楼，钟楼后面是森林，森林后面是积雪的群山和向林间蜿蜒而去的小路。

突然，两个妇女出现在路上，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这是索菲科的两个姑姑。玛洛手里拿着伞。那把伞看来很碍事，她一会儿把它夹在腋下，一会儿又挂在上臂上，终于把它交给了克托。克托手里已经拿着一个家用的提包和小孩的外套。她们走近大门。克托抬头看看窗子，突然站住了。玛洛也停住了脚步。

她们沿着这条路回去时，已经是三个人了。索菲科一会儿在前面跑着，一会儿又绕着姑姑们转。她手里抱着一只长毛猴。姑姑招呼她过来，整了整小姑娘的衣服……索菲科笑着，笑着，她的笑声更象哭声。突然她站住了，回头看看那座房子。

孩子们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小索菲科远去……

成年的索菲科点头向姑姑们告别，随手关上了门。

餐桌旁坐着埃加，她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练习本。索菲科一边拣菜，一边在教训那靠墙站着用一只眼睛看书的桑德罗。

“还要为你到学校去几趟！我都为你害羞！每次开会都谈到你。你到底

听没听我对你说的话呀？桑德罗！”

桑德罗不再看书了，用天真的眼光看了看母亲，突然喊道，

“这是什么在爬，妈妈？”

索菲科吓得叫了一声。桑德罗哈哈大笑。

“别装傻，桑德罗。不能只想逗乐！”

“那么什么是责任感？”桑德罗突然学着索菲科的语气接着问道，“你以为我做的一切都能给我带来快乐吗？”

埃加兴奋地看着哥哥。而桑德罗渐渐地“进入角色”，已经用另一种成年人的口吻继续说道：

“生活中重要的不是个人幸福，而是要尽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索菲科的母亲走进厨房，坐在桌边。

“谁来继承我们所开创的事业，——你，雅什维利，长着这样的毛发？”

桑德罗几乎在喊叫，泰西吠叫着表示同意，“泰西，我们走吧！”

那条狗向桑德罗扑去。桑德罗向埃加点头示意，他们很庄重地走出厨房。

姥姥微笑着看着他们的背影。

“喏，跟他们说什么呀！”

索菲科把蔬菜扔进锅里，放上水。

“我做好了红菜汤，够咱们两天午饭喝的！”

阿尔奇尔在自己办公室里打电话：

“对，对，从历史研究所来的……给全苏历史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要二十个号，五个必须是单座的……”

阿尔奇尔放下听筒。坚基兹——一个留胡子的中年男子——立刻就递给他几张公文。

“给你，签字吧。”

“总得先问问我认为怎么样，我想干什么……还算是朋友呢，”阿尔奇尔嘟哝着签了字，“如果我把自己签过字的公文都收集起来，足有厚厚的一本

了。”

“喏，得了吧，阿尔奇尔。”

“什么得了？在你们手里，我会变成真正的官僚主义者的。……”

电话铃响了。

“喂，索菲科，是你吗？是的，好，我就带来。”

索菲科在自己家的走廊回答他：

“午饭？当然有罗。对，好。”

她走进厨房，坐下，笑着对母亲说：

“你听见吗，妈妈？瞧你两天的午饭吧。阿尔奇尔要带朋友们来了。”

阿尔奇尔的朋友们围坐在桌旁。可以听见说话声和歌声。阿尔奇尔在说些什么——其余的人听着，不时地发问，笑着。索菲科把干净的盘子分放在桌上。

“你们知道蚂蚁会飞吗？”阿尔奇尔说。

“得了吧，你！”

“是的，是的，会飞。当爱情到来时，它们就长出翅膀。”

“嘿！”有个人感到很惊奇。

“人说‘生来爬的就不会飞’。”

“这是说人。蚂蚁会飞，真的，一生只有一次，但是会飞的。”

“这就是美妙的命运……”有个人唱起歌来。

“以后呢？以后它们会怎么样？”索菲科突然问道。

阿尔奇尔微笑着看了她一眼：

“以后它们又爬了。可怜的蚂蚁有什么法子，不能总是飞呀飞。”

索菲科走进孩子们的屋里。孩子们睡着。桑德罗的小灯还亮着，枕旁放着一本翻开的书。索菲科拿起书，把一页纸夹在书里。

向开着的门外望去，可以看见阿尔奇尔和他的同伴们，听得见嗡嗡的说话声。阿尔奇尔又饶有兴趣地讲起什么来了。

索菲科闭了灯，轻轻地关上门。

“知道吗，老犀牛干些什么？它离开牛群，独自生活直到死亡，”阿尔奇尔说。

“够了，别把这些都弄疯了，”索菲科打断他。

阿尔奇尔俯身向着男人们，手指头放在嘴唇上，轻声说：

“注意，别向索菲科说这些话，否则她会可怜那老犀牛，把它带回牛群中去的。”

索菲科举起高脚酒杯：

“我们还是干杯吧。为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相爱而干杯。”

索菲科干了杯，向朋友们投出快乐的眼光。

“喂，跳吧！”

有一个人在转动椅子，大家都拍着手。

索菲科在跳舞。

阿尔奇尔注视着索菲科。

索菲科兴致勃勃地跳着。她似乎忘记了疲劳，不断地加快节奏。周围的人也被她的情绪感染了。大家都唱着，拍着手……

阿尔奇尔微笑着，与大胡子朋友交换着目光。

桌旁的欢娱达到了高潮。索菲科突然停下来。

睡醒了的埃加只穿着一件衬衣，站在门口。屋里静下来了。

“你怎么啦，我们吵醒你了？”索菲科温柔地抱住小姑娘，把她带进儿童寝室，激动地说：

“睡吧，亲爱的，睡吧！”

索菲科在收拾桌子。客人们已经走了。阿尔奇尔坐在沙发榻上翻报纸。

索菲科吃力地坐到椅子上，微笑着看着阿尔奇尔：

“我累了……”

这时响起了生动有力的噪音。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从农村出来已经十五年了。训练班毕业后，我一直在工厂工作。……”

银幕上是一个年青妇女的脸，闪闪发光的黑眼睛。

“起先只管一台机器，后来动作逐渐熟练，现在我已经管理十五台机器了。有什么办法，我不能闲着，我也不让姑娘们歇着，总是对她们说——干吧！干吧！”

“您有家吗？”

“我的家呀——谁都会羡慕的！没有家，我简直一天也活不了。”

“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很好，很好！一套三间的住房——我们也不需要更多了。我的丈夫是钳工。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家什么都有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缝纫机。眼下又新买了一整套卧室设备。”

“教养孩子不困难吗？有人帮助您吗？”

“您说些什么呀？怎么啦？国家帮助我们教养孩子。他们才满六个月，我就把他们送到托儿所去了，以后又带到幼儿园。现在大女儿帮助我教养小弟弟。”

“我还想知道，业余时间你们怎么消磨的？”

“您怎么啦，消磨什么时间呀！我总是在干活。在这儿——干活，回到家里——也干活。我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即使坐下来——也总得做些什么。”

“您幻想些什么吗？”

“临睡前，我总是考虑明天早晨该给家里人做什么早饭。他们吃东西很挑剔，我尽量让大家满意。”

索菲科坐在还没有收拾的桌子前，含着微笑回想起那个黑眼睛的纺织女工。阿尔奇尔走过来坐在她身旁，温柔地托起她的下巴，看着她的眼睛：

“你怎么啦，不是老了吧，亲爱的？”

“是的，”索菲科点点头。

“不是，”阿尔奇尔摇摇头。

她又听到了纺织女工的声音：

“当我从农村来的时候，起先很寂寞。常常到车站去看看那趟开往我们家乡的火车，送往迎来。现在，说真的，很少这样做了，但偶尔也到火车站去。这个请您别记录，我只是这么说说。”年青妇女陷入幻想，温柔地微笑着说：

“您问我有什么幻想。我常常想，如果工厂在我们村，我们都在那里生活……也许，这就是幻想。”

阿尔奇尔和索菲科拥抱着，坐在没有收拾好的餐桌旁。

透过橡树的枯黄的树冠中的空隙，秋天蓝色的天空隐约可见。红的、黄的、褪了色的秋叶撒遍大地。忽而在这里，忽儿在那里，野蔷薇到处开放。只有那枯叶上的脚步声和松鸦的啼鸣划破这林中的寂静。

索菲科和伊拉克利走在小路上。索菲科不时从地上拣起树叶，向伊拉克利转过身去。伊拉克利微笑了。但在这笑容里没有他惯常的愉快心情。他顺从地跟在索菲科身后，忧郁的目光始终不离开她。

路上，一辆小驴车在缓缓行驶，一个老农跟在车旁。

“多么安静……”索菲科说着，没有转过身来，“你讲些什么吧，伊拉克利。”

“从前有一个好心人。”

“讲童话故事吗？”

“她的妻子也是个好心人，还有孩子们也是。这个人有一头驴，要不是它生来就是一头驴，那它也会是一个好心人……”

伊拉克利说着，拉起系在驴身上的绳子，索菲科戴着秋叶做的花环坐在小车上，微笑着听他讲。

“有一次，好心人决定到邻村去一趟。他骑上驴子走了。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头。好心人让老头骑上毛驴。

“现在，他们已经在静静的、秋天的林子里了……

“没走多远，他们看见了一个孩子。好心人又让孩子坐到毛驴上。又走了没多远——他们看见路上躺着一头骆驼，货物都倒在地上。骆驼的主人坐在圆木墩上伤心地哭着。好心人又让骆驼和货物连同泪流满面的主人都骑到驴背上。”

“这个人真好心，可毛驴怎么受得了呢？”

“又走了一会儿，那毛驴对好心人说：‘好心人，干脆把我也放到毛驴背上吧！’”

“这个人也真好心，”索菲科接着说，随后他俩一起说道，“他把毛驴也放到驴背上。”

“伊拉克利，我们好象到了。”

索菲科和伊拉克利走进校舍。

校长是一个干瘦的高个子中年男子。这时他正在教训站在墙边的孩子们。他看见进来的人，有点不知所措。他颇为有礼地向来人招呼之后，就向孩子们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你们可以走开了。

孩子们飞也似地从办公室跑出去。

“我们是为了你的信从编辑部来的，”索菲科说。

校长疑惑地耸了耸双肩。

“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有些帮助。”

“试试看吧。”

学校里并不很大的院子被铁丝网分成两半。男孩子们站在那里。铁丝网旁边盖起了一幢放置建筑材料的棚子。到处都是砖、沙子、石块、木板……

“你们看看，”校长突然激动起来，“现在还能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吗？而

且是从谁那里夺来的？从孩子们那里？从学校？”

索菲科戴上眼镜，认真地把院子环顾了一遍。伊拉克利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照。

“我们力争了许多次，但毫无结果，”校长激动地解释着，“他做这种事情，还振振有词……”

“这是他的房子？”索菲科问。

“对，这是为儿子盖的房子。把我们整个操场都占了。”

恰巧这时候一辆大卡车从棚子那边驶进校园。从司机室里爬出一个结结实实的男子汉，从车斗里跳下两个工人。后来车斗慢慢地升起，碎石子哗啦啦地倒在地上……

那个结结实实的男人绕着卡车走了一圈，擦了擦头上和脸上的汗。所有这一切动作，他都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做出来的。

“看，他亲自上阵了！我一见这家伙，血就往头上涌……简直拿他没法！”校长绝望地高声说道。

那个结结实实的男人却平静地坐在土墩上，用主人的眼光扫视着校园。

索菲科和伊拉克利在等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几个人。一辆“日古里”牌小轿车慢慢地驶到广场上，在索菲科身旁停下。车里坐着那个结实的男子汉。他把头伸出窗外说：

“听我说，如果你们要到梯比里斯，我就带你们去吧。”

“不用麻烦了。我们坐公共汽车也能顺利到达。”索菲科冷淡地回答。

“干吗要这样呢，”那男人继续说，“反正我也是到那儿去。……”

“那您就自己去吧。”索菲科说着就向伊拉克利转过身去。意思是说，谈话到此结束。

那个男人从车里走出来。

“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如果你们对这件事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个文件。……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

索菲科看着伊拉克利，似乎说，由你来回答吧。……

“站住，别动！”伊拉克利突然高声说道，并把镜头对准他。

那男人由于这突如其来的一着而颤抖了一下。索菲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声来。……

“你们走吧，”那男人带着明显的嫌恶的口吻说道，“不愿意的话，那就在破公共汽车里颠吧！……”

索菲科的母亲背靠着几个枕头，坐在沙发榻上。埃加挨在她边上。桑德罗象往常一样手不释卷，坐在旁边。

“巨大的太阳一动不动地停住了，”姥姥在讲故事，“它被撕成了红的、黄的、淡紫色的碎片。它整天整夜地挂在地平线上空，而四周是静悄悄的大地。矮矮的、成熟的庄稼——这一切都染上了一种奇异的、毫无生气的色彩。”

“难道它在夜晚也发光吗？”埃加问道。

“白天黑夜都发光，”姥姥回答，“不过只是夏天才这样。冬天那里是一片漆黑。”

“但是冬天有北极光，”桑德罗从书上抬起头来说。

“这很美丽吧？”埃加又问。

姥姥和蔼地抚摸着她的头，沉思着，后来又平静地回答：

“也许很美。现在我想，这是很美的。……”

阿尔奇尔走进屋里说：

“索菲科没回来吗？”

“来过电话，说要晚回来一会儿。”

“什么晚回来一会儿！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姥姥站起身来。

“难道她忘了？”

“是啊！真够意思，给忘了，”阿尔奇尔伤心地说，“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嘛，所以她就给忘了。”

“不，我想她不会忘的。”

阿尔奇尔亲切地抱住她的肩膀。

而索菲科和伊拉克利这时却在公共汽车上颠簸着。

“几点了？”索菲科问。

伊拉克利从口袋里掏出表来，打开表盖，照着自己，仿佛在摹仿妇女照镜子似的，用手摸摸下眼圈，想抹平并不存在的皱纹。

“你的心眼都跑哪儿去啦？”索菲科微微一笑。

“捉迷藏去了，”伊拉克利机敏地回答，合上表盖。

“看来，你还是该告诉我几点钟了？”

伊拉克利掏出怀表，突然笑起来。

“你迟到了！来不及赴宴了！”

“你有什么可笑的！”索菲科平静地说。伊拉克利立刻就默不作声。

索菲科边走边脱外套，快步走进卧室。刚回到家的阿尔奇尔在那儿坐着。

“我有什么法子，阿尔奇尔？汽车坏了，我们在野外整整等了一个小时。”

阿尔奇尔似乎没有看见她。他站起身来，不快不慢，故作平静地脱外衣。

索菲科站在门口问道：

“讨论会开得怎么样？”

阿尔奇尔哼着歌，摘下领带。

“来参加的人多吗？”

阿尔奇尔把外衣和衬衫搭在椅子背上，平静地哼着什么。

“彼得洛夫和他的妻子也来了？谁当席间劝酒人①？”

阿尔奇尔故意自己去铺床。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索菲科突然喊起来了。阿尔奇尔回头看了她一眼，更响亮地哼着歌子。

① 按照格鲁吉亚风俗习惯，在宴会上被公推出来的劝酒人。——译者

索菲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阿尔奇尔躺到床上。突然，索菲科在他面前蹲下，看着他的眼睛，轻声说：

“喂，算了，阿尔奇尔。”

这时，阿尔奇尔忍不住了。他轻轻地、温柔地把脸贴在她脸上，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拥抱了她。她完全陶醉在他的爱抚中。

索菲科坐在钢琴边，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的黑色帽子，在弹着什么曲子。她兴致勃勃地弹着。孩子们在跳舞。

阿尔奇尔站在窗前，注视着街道。

深秋。院子里扫院工把秋天的落叶扫成一堆。

索菲科弹着琴，孩子们快乐地随着音乐跳舞。

阿尔奇尔忧郁地看着街道。

索菲科已经不再弹琴，她和孩子们一起哈哈大笑，还扮演着《三剑客》里的厨师。

“我早就知道，我的演员天才被埋没了，”索菲科轻快地叹息道。

阿尔奇尔看着妻子和孩子们，又转过脸去看着窗外。

院子里，点燃的落叶冒着烟。

又是索菲科和伊拉克利在熙熙攘攘的秋天街道上走着。伊拉克利跑开去，跳到一堵护墙上，似乎想照街景，然后，他突然把相机转过来，镜头对准了索菲科。

索菲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一个编辑——目光锐利的小个子——很有礼貌地向她微笑。

“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您说吧！”

“你知道，沙姆什要退休了。我们把埃迪舍尔调去做他的工作，并建议你担任责任秘书。”

“我？”

“你毕竟是一家子的母亲……不用再到城外去跑了，再说工资也可以增加将近三十卢布呢。主要的是，你掌握全盘——要为报纸负责。”

索菲科脸色阴沉地听着编辑说话。

“我什么也不明白……您以为，我已经不能写了？”

“你说什么呀，索菲科？在信访部，有谁能比你写得好？但是，你考虑考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孩子们需要照顾，还有，阿尔奇尔也够可怜的。”

提到阿尔奇尔，索菲科楞了一下。编辑不作声了，似乎感到说漏了嘴。

索菲科在做午饭。她皱着眉，认真地挑菜、切菜。阿尔奇尔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依我看，你大概拒绝了。”

索菲科在摆弄铝锅，没有理会阿尔奇尔。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明白一些。”

索菲科神经质地捣碎核桃。

“我该明白些什么？”

“就是说，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了，”阿尔奇尔把手掌覆盖在妻子的手上。

索菲科冷淡地抽出手来。

“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完没了地出差，毫无意义地忙忙碌碌，还那么爱管闲事，让我厌恶极了。”

索菲科从阿尔奇尔身边走开，拧开水龙头，在池子里使劲地冲洗蔬菜。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你还是不明白，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呀！……”

“你热爱什么？什么？‘请您回答——您幸福吗？临睡前您幻想些什么？您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看法？’难道你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伪的！”

索菲科象突然挨了一记耳光似的颤抖起来。

“什么虚伪？我是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她看着阿尔奇尔，在她眼前出现了那个年老的图书管理员的身影。她
和善地、略带忧郁地微笑着。

“您结婚了？”

“是的。”

“有孩子吗？”

“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您很幸福。”

索菲科听着这些话，沉默着。

“那好吧，就这样各管各地生活吧，”阿尔奇尔生硬地说，走了出去。

索菲科看着他的背影。

夜。索菲科在狭窄的、曲曲弯弯的街道上跑着。她不顾一切地飞快地跑着。偶尔停下来喘口气，又继续跑。

她跑上高坡，拐进一条静静的、铺着鹅卵石的小胡同，在一座两层楼房前站住了。她喊着：

“阿尔奇尔！阿尔奇尔！”

窗子里立刻有人回答：

“索菲科，是你吗？”

“阿尔奇尔，你快下来。”

阿尔奇尔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出了什么事？”

索菲科默不作声，一个字也说不出。

“索菲科！”他握住她的手。

索菲科抽出手来，走开一些。后来，她向阿尔奇尔转过身去，轻声说道，

“妈妈快来了！”

“妈妈？”

“对，妈妈从北方回来了！”

“多么好……我为你高兴，亲爱的。”

“不，你什么也不明白，阿尔奇尔！妈妈要来了，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她的声音，她的手……但是她又是我的妈妈！我该怎么办，阿尔奇尔，告诉我？”

“别激动，索菲科，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怎么见面？我怎么叫她妈妈？帮助我，阿尔奇尔！”

索菲科拥抱阿尔奇尔。他们站着，一动不动，相互偎依着，就他们俩，在这夜晚的狭窄的、静静的小胡同里。

“你怎么啦，妈妈？”

这个问题是埃加提出的。她睁开大眼睛看着母亲。索菲科擦掉眼泪，转过身去。

索菲科、阿尔奇尔、安娜坐在小餐桌旁，默默地喝着茶。

阿尔奇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背靠着窗站着，象是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
“你知道我爷爷家有一股什么味道吗？桃子干和面包味，还有一股烂木头味，还有烟……”

阿尔奇尔转过身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坚基兹。坚基兹习惯地捋着胡子。

“真想回那里去一趟……那幢房子座落在岸边，远处什么人也看不见。”

一个妇女手里拿着一叠纸，往屋里探了探头。

“可以吗，阿尔奇尔·米哈依洛维奇？”

“请过五分钟再来吧。”

阿尔奇尔回身不再看窗外，坐到窗台上。

“这里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如果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好了，那里谁也不知道你，一切都从新开始。”

电话铃响了。

“对，对，可以，当然。过一小时……”

阿尔奇尔挂上话筒，向坚基兹转过身去。坚基兹专心致志地查目录卡。

阿尔奇尔又靠着窗，久久地注视着窗外来去穿梭的车队。

埃加弹着一首简单的儿童短曲。姥姥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乐谱。铃响了。姥姥向门口走去。

“你弹吧，埃加。”

埃加继续弹琴，还凝神倾听门边的讲话声。

“对不起，索菲科·格奥尔基也芙娜在家吗？”

“不，她还没回来。”

“噢，请原谅，我是从加尔达巴尼来的……”

“请进来吧，索菲科大概很快就回来了。”

姥姥和校长走进来。校长很有兴趣地看着挂满了体育照片的墙壁。姥姥做了个手势请他坐下。

“您是想了解学校的问题，是吗？”

“对，我想了解一下，区委是怎么决定的。……”校长立刻就激动起来，“这个没有心肝的家伙总是在那里造呀，盖呀……我不知道……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索菲科·格奥尔基也芙娜快回来了吧？”

“您别着急……决定会对你们有利的。”

“您这样想吗？”

“当然会这样的！”阿尔奇尔突然走进来，他连招呼也没打，就激动地冲着校长说，那校长站了起来不知所措，一会儿看看阿尔奇尔，一会儿又看看安娜。“会这样的，如果索菲科整天坐在接待室里，整天求情、吵架……为此不顾自己的健康、神经和家庭利益，不顾一切！用这一切作代价，你们的校园就会变得大一些！当然会这样的！”

“阿尔奇尔！”索菲科的母亲平静地打断他的话。

“请原谅，”阿尔奇尔嘟哝了一句，就猛然回身走了。

门外传来埃加的琴声。

索菲科坐在无轨电车里，膝头上放着她常用的提包。她茫然注视着窗外。突然，她像是看见了什么人，兴奋起来。

衣着整齐的阿尔奇尔在街心花园里徘徊。他手臂上搭着风衣，在等什么人。索菲科敲着窗，想引起他的注意。

无轨电车停下了。索菲科很快跳起来，错拿了别人的提包，打搅了别的乘客，急急忙忙地下了电车，奔向阿尔奇尔。他似乎发现了她。于是，她微笑着，那只不拿东西的手向阿尔奇尔挥动着。突然她看见：一个年轻妇女从她身旁走过。索菲科站住了。

那妇女快步走到阿尔奇尔身旁，吻他。

微笑在索菲科的脸上“凝住”了。

阿尔奇尔神采奕奕。他对那妇女说了些什么，珍爱地抱住她的肩膀，把她带走了。

索菲科拿着提包站在那里，象被钉进地里似的，看着他们远去。

但是他们站住了，转过身来，径直向索菲科走过来。他们走着，喃喃低语，陶醉在相互的爱抚中。

索菲科惊恐地向后退，四面张望，似乎在寻找掩蔽所。后来，她向车站奔去，跳上了电车，挤过人群，走到车尾的窗子前。

阿尔奇尔和那个女人在街上悠然漫步。

索菲科靠着玻璃窗。阿尔奇尔和他的女伴早已从视线里消失了，但索菲科还是看着窗外。

全家都在敞廊吃午饭。不寻常的沉默。索菲科低头吃着。阿尔奇尔不时看看她，而索菲科只是看着盘子。

那条狗围着桌子转。一会儿贴贴这个人，一会儿又靠靠那个人。

母亲悄悄地看看阿尔奇尔，又看看索菲科。桑德罗身旁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他边吃边看。

“难道吃饭的时候可以看书吗？”埃加突然问道。她跳起来，合上书。

桑德罗用书打了她脑袋一下。埃加喊叫起来。

“妈妈，你说他呀！”

“够了！”索菲科突然喊道。

孩子们立刻就默不作声了。阿尔奇尔也一言不发。

桌旁寂然无声。大家都看着索菲科，而她却死盯着盘子。……

又响起了那支歌唱萤火虫的古老民歌。……我们又看见了先前已经认识的
一家人——母亲、父亲和四个孩子，他们和谐地同声歌唱。……

“妈妈，有人来了！”响起了桑德罗的声音。

一个陌生人走进屋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帆布包，胆怯地倒换双脚站在那里。他终于说道：

“大老鼠和小耗子到处繁殖。”

孩子们哈哈大笑。

“哦，”姥姥力图缓和他的紧张情绪，“您是从卫生防疫站来的？”

“对，”那个人活跃起来，“我们在消灭大老鼠和小耗子。”

“请进来，请坐吧。”安娜客气地说。

“不啦，”那个拿帆布包的人谢绝了。他看着酒瓶问道：“冰镇的？”

“对，”阿尔奇尔回答，“想喝吗？”

“我喜欢喝冰镇的酒，”那个人象是道歉似地说。

阿尔奇尔给他倒了一杯酒。那人一口气喝干了。然后，他抬头看着天花板问道：

“它们不在阁楼上跑来跑去吗？”

大家都看着天花板。

索菲科在街上疾步如飞，她走过一座桥，冲进区苏维埃主席的办公室，
说道：

“您以为没法管你们，这是妄想！谁也不能为所欲为。”

一个仪表堂堂的大个子男人盯着索菲科。

“公道在哪儿？人家已经打好了地基，运来了材料，全都准备好了，而您却想让我把他坑了？这样做合乎情理吗？”

“怪可怜的，”索菲科打断他的话，“他把校园圈起来了，打好了地基，吃了那么多苦头，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而我们却不允许他扩大地盘！”她又冷冷地补充说：“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蛊惑人心！”

主席猛地推开夹着几张纸的文件夹，站了起来。

“您知道吗，您最好别管我们的事！”

“什么叫做——你们的事？——怎么，这块地是您接受的遗产，您可以送人的？”

“我要说的到此为止。”

索菲科竭力控制自己，

“我也对您说明白——我决不罢休。”

夜。索菲科和衣躺在床上，身旁放着一本书。她大概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钟滴嗒滴嗒地响着。索菲科在睡梦中颤抖了一下，微微抬起身子，看看旁边的床。床是空的。

时钟的指针指着四点。……

索菲科起身走出房间。走进儿童寝室，看了看安安稳稳地熟睡着的孩子们，习惯地理了理扔在一旁的衣服，走到窗边。……

我们听见一个年青的、充满热情的声音：

“我没有丈夫，从前也没有过。您想象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要一个丈夫，但我却很想要孩子，所以，现在我也就有了孩子。”

一个年青的卷发妇女坐在地毯上，象土耳其人似地盘着腿。她的目光快乐而审慎。她沉默了片刻，以试探的目光注视着对话者。

“我想，您准不会同意我的，但是关于所谓‘正常的’家庭，我已经形

成了自己的看法。可怜的女人从早忙到晚：替丈夫又洗又缝，还要做饭，替他熨衣服，还要为他养育孩子。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呢，什么也不管，象只公鸡似的逛来逛去，盛气凌人，看着妻子——‘瞧，’他说，‘你象个什么样！’”

那妇女很有感染力地笑起来了，她说：

“男人只有当我需要的时候，才能在我身旁。总有一个男人在身边是件很难熬的事情。……”

索菲科轻轻地关上儿童寝室的门，回到卧室。

“老是要照顾男人，考虑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可不能这么做，”那妇女的目光变得严肃了。

索菲科的声音：

“这就是说，您反对家庭？”

“哦，是的，家庭对于我是完全不需要的，”那妇女满不在乎地说，“一般地说，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告诉您，凡是能不要男人的他方，就让他们远远地呆着，可别靠近。遗憾的是，没有他们就生不出孩子来，不然的话……”

索菲科站在窗前，看着灯光微弱的街道。后来，她猛然回身走进母亲的房间，坐在母亲床沿上。母亲把书放在一旁，久久地用理解的目光抚摸着索菲科。索菲科的手指在一幅图案并不复杂的古老的织花壁毯上滑过。

壁毯上织着湖、小船，船上有渔夫……一只孩子的手抚摸着一幅绣花图案。

夜。房间里有街灯的昏暗的反光。

小索菲科躺在沙发榻上，枕头旁放着一只长毛小猴。索菲科脸对着墙躺着，手指在织花壁毯上移动。

街上传来了汽车驶近的声音，刹车声。女孩子的手指不动了。

索菲科抓住小猴子，紧贴着墙。

对面，在有高靠背的木床上躺着妈妈，她眼朝着天花板望着。

上楼的人的沉重的脚步声。

小女孩抱着小猴子爬到妈妈这边来了。妈妈把她搂在自己怀里。

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在门口停住了。

母亲和女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敲门声。

索菲科更紧紧地偎依着母亲。

又是敲门声。……

空荡荡的屋里站着不知所措的小姑娘，她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衣。……

索菲科不再着壁毯，她向母亲俯下身去。

街上传来了脚步声。索菲科颤抖了一下，看着母亲，随后站起身来。

有人上楼了。

索菲科快步走进卧室，躺到床上。轻轻的脚步声近了。索菲科转身朝向墙壁。

阿尔奇尔小心翼翼地开了卧室的门，踮着脚尖走到床边，脱了鞋，脱了衣服，弯着腰想去打开床那头的灯，看见了索菲科的脸，他猛然一怔：

“你没睡？”

索菲科没有回答。阿尔奇尔镇静下来，很平静地说：

“我们工作到很晚，然后又到戈加家呆了一会儿。我给你打了好半天电话，可没打通。”

索菲科还是盯着墙看。……

阿尔奇尔躺下，翻来复去好一会儿，拉了拉被子。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我不能到朋友们那里呆一会儿吗！”阿尔奇尔喊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弯身关了灯。

他们默不作声，并排躺在黑暗中。

索菲科走进姑姑的屋子。她们立刻就放下常做的活，目不转睛地看着侄女。索菲科点点头，微笑着，从提包里取出鸡蛋、酸奶油，放到桌上，脱下外衣，吃力地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克托马上就坐到沙发榻上，和姐姐坐在一起，姐姐象往常一样几乎被报纸包围住。克托既做手势又用眼光，恳求姐姐别作声。但是玛洛不耐烦地推开她，坚决地说：

“必须尽早离开这样的丈夫，就象拔去一颗坏牙一样。”

克托哆嗦了一下，向索菲科转过身去。索菲科慢慢地睁开眼睛。

“为什么我要沉默？”玛洛站起来，神经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全城都在说这件事，而索菲科却应该什么也不知道吗？”

克托转过脸对着屋角，似乎没有听见玛洛的话。

“什么，姑姑，人们说些什么？”索菲科无精打采地问道。

“别听那些，孩子，管他们说什麼哩！”克托深表同情地回答，狠狠地看了姐姐一眼。

“告诉我，为什么她要忍受这一切？她何必当傻瓜？”

“你想到她由于一时的激动而把家拆散吗？”

玛洛向窗户那边看了一眼，平静地、象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们的一生转眼就过去，不应当在谎言和欺骗中度过啊。”

索菲科又闭上了眼睛，克托擦去涌上眼眶的泪水。

“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会醒悟过来的，孩子。这样的迷恋以前有过，但一切都过去了，家庭还是保住了。……”

“你没有自尊心！”玛洛冲着她说。

“你总是那么残酷无情，”克托气愤起来，倒使玛洛不知所措。她好象看陌生人似地看着妹妹。一些遥远的回忆在她的眼中闪现。她重又坐到妹妹身旁，轻声说：

“真理总是残酷的，克托。”

“那么，请告诉我，谁需要毁灭人的真理？”克托毫不调和地回答她，用手摸了摸前额。

索菲科半躺在椅子上，似乎没有听见姑姑们在争吵些什么。

我们和索菲科一起，听见了一个被抛弃的女人绝望的声音：

“我的心都碎了，萨巴大叔，他把我们扔了，一走了事，无影无踪。连孩子都不想！”

一个蓝眼睛的、衣着破烂的女人向对话者投去绝望和痛苦的目光。

“咳，我有什么法子，娜托。要我怎样才能把他弄回来呢。”

“弄回来？！”那女人被激怒了，“谁需要他，这个恶棍。连狗也不能强拴在家里，别说是丈夫了。我要为我自己所受的苦头而惩罚他！我要人们把他从党内一脚踢出去，揭他的老底！”

“如果你想揭露他——正好从编辑部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他们的事。”

“关于揭露他的问题，我还不了解，”索菲科微微一笑，“但是，去找他，让他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倒是我们能做到的。请告诉我他的姓名……”

那女人惊恐地看着索菲科。

“您要我干什么？我的米特扎是这样的小伙子，村子里再也找不到比他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告诉她，萨巴大叔！请把你那小本本收起来吧，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她倒想知道姓名！……”那女人茫然四处张望，突然，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对他怎么不好啦，我伺候他，照顾他，他什么也不用操心，什么也不管……可他说走就走……一走了之！我怎么办呢？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索菲科蓦地转过身去，在原地僵立不动。

那个曾和阿尔奇尔在一起的年青妇女肩上搭着提包，在喧闹的街上走着。

她走着，很愉快地呼吸着温暖的秋天的空气。

索菲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开，跑远一些，躲起来……她走开去，不断地加快步伐。

而那个女人在街上走着，不紧不慢地走着，专心地想着自己的事。

索菲科几乎是从我身边逃走的。但一股力量使我回头看了看。那女人已经看不见了。她消失在人群里。索菲科站住了，用眼睛寻找那女人。她一心想要再次看一看那女人。一个熟人向她走来，她非常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但目光还是在寻找那女人。突然她看见：那女人和一个人告别后径直向索菲科走来。索菲科已经站着不动了。她发现那女人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但立刻就消失了，重又显现出平静和一种清醒的忧郁的表情。索菲科贪婪地细察那个女人，好象看不够似的，突然她微笑了，向着这个年青的、无拘无束的美丽的的女人微笑。但是，也许这微笑中的痛苦要比泪水中的痛苦更多些。

一双被失眠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大眼睛从镜子里往外看。索菲科着了迷似地久久注视着自己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和新出现的皱纹，然后她拿起假发，笨手笨脚地戴在头上。

母亲在远处伤心地看着女儿。

索菲科忙乱地把假发拉扯一番，徒然想整理好。她呆住了，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副不寻常的模样。

索菲科和阿尔奇尔在看台上一排排观众中间挤过去。索菲科穿着露颈肩的花布拉吉，手臂上搭着外套，头上戴着入时的假发。她步履坚定，无忧无虑，带着一种挑衅似的兴奋劲儿向熟识的人们问好。

“您好，格奥尔基大叔，”索菲科向某个人喊道，又立刻回身对阿尔奇尔说：

“记得吗，阿尔奇尔，格奥尔基大叔是怎么请我们来着，记得吗？天啊！打那以后，多少日子过去了！那一年我们大学毕业。记得吗，我们多么高兴，阿尔奇尔？”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兴奋地四周环顾，喊道：

“多么好的天气！”

“对，非常好，”阿尔奇尔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就这样，他们挤到了自己的座位前。

球赛已经开始了。观众们兴致勃勃地看着球赛。观众的脑袋从这方一起转向那方。索菲科心不在焉地看着球场，象是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向阿尔奇尔转过脸去说道：

“记得吗，阿尔奇尔，我是怎么丢掉了全校冠军的？记得吗，你怎么跳到运动场上向裁判扑过去？”她由衷地笑着。

阿尔奇尔没有回答。但索菲科竟没有发现他的疏远的神情，更靠近地弯身向他耳语：

“你知道吗，我在想什么？我们真的现在就买一辆车，别再等到攒够钱才买。先借一些——以后再还。再说，大家都这么干的。”

坐在前排的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男人很不满地回头看看索菲科，但她还是起劲地继续说道：

“不，你说，再等有什么意义？我也会学开车。我得经常坐车到处跑。有时你可以带我去。……”

阿尔奇尔很不好意思地看看四周。索菲科的声音愈来愈大了：

“你只要想想，孩子们会多么幸福！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到城外去。夏天走遍整个格鲁吉亚。”

阿尔奇尔忧郁地茫然看着索菲科。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

“你能说些什么呢？”索菲科突然压低了声音问道，把脸扭开了。

空荡荡的体育场里坐着索菲科和阿尔奇尔。他们就这样坐着，似乎不想站起来了。

“你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这会儿索菲科完全换了个模样。她垂着肩头坐着，立刻就显得老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索菲科！”

“该在什么时候说呢？”索菲科还是那么轻声问道，“在白天，当我们俩都在工作时，还是在夜里，当你甚至于……”

阿尔奇尔慌乱起来，四处张望。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清洁工在打扫体育场。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不能这样生活，阿尔奇尔。”

他们又在空荡荡的体育场里坐了很久。

索菲科还是戴着那人时的假发，穿着那件露肩颈的花布拉吉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突然，伊拉克利嚷嚷着打开门冲了进来。

“尊敬的索菲科，请帮助我！”他还没跨过门槛就叫喊着，猛地挪开椅子坐下，死盯着索菲科，神经质地、兴奋地说：

“看，就我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大家都安慰我：不只是你一个人，谁都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可敬的索菲科，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可他们中间找不到我？”伊拉克利坐在椅子上摇来晃去，靠在墙上，阴沉沉地、狠狠地死盯着索菲科，继续说道：

“要是我们有两个人该多好，一个望天，另一个就看地。一个唱，另一个跳。一个哭，另一个笑。一个死了，一个还活着。帮帮我，敬爱的索菲科，请帮助我找到我自己吧。”

索菲科视而不见地瞧着伊拉克利。

古老的橡木门沉重地、轧轧响着打开了。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的眼神是神经质的、疲乏的。听得见索菲科的声音。

“请原谅，我从报社来。”

“我猜到了，”那女人冷淡地看着谈话的对方，“麻烦您了，很抱歉。”

“您说什么呀，这算什么麻烦。”

“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

“但是，您给我们写了信。”

“我对您讲过了——我什么也不需要，”那女人提高了嗓门。

“也许……”

“让我安静些吧，”那女人勉强克制住怨恨情绪，轻声说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院子里一片寂静。后来门口又出现了那个女人。她的脸抽搐着变样了。她呆呆地喊着：

“让我安静些！一切都让我安静吧！”说着，她砰的一声关了门。

索菲科取下假发，放进提包里；站起身，穿上外套，向门口走去。伊拉克利神经质地、激动地笑着。索菲科漠然看了看他，走出屋去。

伊拉克利立刻就沉默了。蓦地他把桌上的一叠照片猛然拂落到地上。

索菲科走出编辑部的大楼。校长站在街上。他看见了索菲科，踌躇地向她走去。

他们已经坐在咖啡馆里。校长很小心地从提包里拿出几个苹果，放在桌子上。

“这是孩子们给您的，索菲科·格奥尔基也芙娜，是我们自己果园里的。”

索菲科拿起一个苹果，在手里转动着。

“昨天是我们盛大的节日，把铁丝网给拆除了，”校长兴高采烈地说，“孩子们象参加突击进攻似的——五分钟以后铁丝网就无影无踪了。而这个无耻的家伙竟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校长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请原谅我，他说操你妈什么的……”

旁边坐着几个年青人，三个小姑娘和一个小伙子，他们发出了快乐的、很有感染力的笑声。校长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又转身对索菲科说：

“我真不好意思，让您这么受累。……您的丈夫也这么为您担心。……应该向您承认，我第一次看见您时，本来不抱任何希望。我想，这个弱小的女人怎么能对付得了那么凶残的怪物呢？……后来我才明白——您是另

一种人！您不知道害怕为何物！”

索菲科默不作声。在她眼前，早已逝去的形象又重新显现了。

……一个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衣的小姑娘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索菲科的姑姑们在积雪的小路上走着。小姑娘忽儿跑到前面去，忽儿又在姑姑们身旁转呀转的。

……少女时代的索菲科在曲曲弯弯的斜坡上飞快地奔跑，跑近一座二层楼的房子，叫着阿尔奇尔。

……屋子的一角，索菲科紧贴着墙站着。亲戚们坐在沙发榻上和椅子里。大家都呆呆地坐着，只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一会儿正了正挂在墙上的图画，一会儿挪了挪椅子。她不时看看那点头向她表示赞许的玛洛姑姑。

然后，她僵立不动；从街上隐隐约约传来了汽车声。汽车停了。

那妇女快步向门口走去。

大家都站起来了。……

索菲科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墙边看着门口。……楼梯那边传来了脚步声。索菲科看着门。……

大笑声闯进了回忆，把索菲科带回到现实中来。咖啡馆里，一个男孩子站在他们桌旁，纯真地微笑着对她说：

“我能拿一个苹果吗？”

“当然可以，”索菲科立刻回答，递给男孩子两个苹果。

“谢谢！……”

“再拿吧，”索菲科向他微笑着，又把一个苹果塞到那不知所措的男孩子手里，又塞了一个、又一个……

男孩子走开了。

校长不好意思地把最后一个苹果递给他。

男孩子走到自己的桌子旁，把苹果倒在桌布上。女孩子们一阵大笑。这个送给她们苹果的古怪女人真让她们开心。

“别笑了，小姑娘们，”男孩子轻声说。

小姑娘们不笑了。

在那间伊拉克利卧室兼工作室的阁楼里，一切杂乱无章——那儿在修房子。伊拉克利站在高凳梯上，把天花板上还没撕掉的糊墙纸扯下来。他回头一看——索菲科站在门口。

伊拉克利扔掉刮刀，在高凳梯的梯蹬上坐下。索菲科走近他，小心地用手碰了碰他的脸，似乎要抹去他脸腮上的颜色。伊拉克利避开了，走下梯子，

“脱外衣吗？”

为了不弄脏外衣，他很小心地用手指尖提着索菲科的外衣，把它挂到墙角，那儿比较干净些。

索菲科走近书架，碰倒了装颜料的水桶。伊拉克利立刻就拿起水桶，放到走廊里去。索菲科俯身看一叠照片，抽出一张，又抽出一张，第三张……所有的照片上都是索菲科，她的脸，她的侧面……伊拉克利很不好意思地双脚倒换着站在那里。

索菲科戴上一顶久已不用的旧草帽，微笑着向伊拉克利转过身去。他也报以微笑。她立刻低下头，摘下草帽……

伊拉克利抓起一把糊墙纸，擦了擦凳子，把它往索菲科那边推了推。

“我给你端茶来，”伊拉克利说着很快走出屋子。他拿来了面包，在一片面包上涂黄油，放上奶酪……拿出糖罐、柠檬，煮好茶……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铺着一块雪白餐巾的托盘上，回到屋里。

索菲科睡着了，很不舒服地靠着墙。

伊拉克利轻手轻脚地把托盘放在高凳梯上，在角落里坐下。

亮着灯。

索菲科在梦中颤动了一下，醒来了。她惊恐地看了看四周。

“几点了？”

伊拉克利沉默不语。

索菲科很快站起来，神经质地拿起外衣。……

伊拉克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房间里寂静无声。随后听到了脚步声和关门的声音。伊拉克利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一处。随后他转过头来，用那黯然失神的目光在空空的屋里扫了一圈。

索菲科在夜晚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快步走着。她走进自己家的院子里，在她家的台阶旁停着一辆急救车。……

她跑步上楼。前厅里，那条狗在可怜地哀嚎。阿尔奇尔在来回踱步。

从母亲屋里走出一个穿白大褂的妇女，脸容严肃的玛洛跟在她身后。

她看见索菲科后，摇摇头——好象说，你在哪儿呆到现在才回来？——她给索菲科让路。

埃加不声不响地扑向母亲，抱着她的脖子。索菲科推开女儿，象是走进深渊似的，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

母亲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旁边站着一个手里拿着注射器的穿白大褂的妇女。克托姑姑默不作声在角落里忙些什么。索菲科踮着脚尖走到床边，双手捧起母亲的一只手，把它送到唇边。母亲困难地睁开眼睛，在她那几乎熄灭的目光里又出现了亮光。

“谢天谢地，”她的双唇似乎在说，“我可等到了你，”她艰难地举起无力的手，抚摸着索菲科的脸庞。

索菲科以呆滞的目光看着前面，看到了遥远的过去。……

屋子里满是亲朋好友。

大家都期待地注视着门口。

门慢慢地打开了。安娜——索菲科的母亲出现在门边：高高的个子，瘦瘦的，穿着磨破了的蓝色旧衣服。她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似乎不敢进屋来。……克托哭着向她扑过去，拥抱她，随后，一个穿黑衣服的面容严肃的妇女也拥抱她，接着是玛洛……而母亲看着紧贴着墙伫立在那里的索菲科。

没有声响。大家都在原地不动。这时，玛洛坚定地向索菲科走去，轻声对她说：

“到妈妈那边去，孩子。”

索菲科颤抖了一下，犹豫地走了几步，站住了，不知所措地向母亲伸出手去。

“天啊，索菲科！”

屋里已经没有人了。在那头——在走廊里——母亲在洗手，洗了很久，动作很慢……后来，她用手抚摸自己的脸庞。

索菲科慢慢地向母亲走去，在半道站住了，轻轻地说：

“妈妈……”

母亲微笑着。

索菲科把母亲的一只僵直的手紧紧地揣在自己双手的掌心里，几乎无声地重复说：

“妈妈……妈妈……”

埃加和桑德罗在街上拼命地跑。

索菲科和阿尔奇尔在旧城的那条曲曲弯弯的小胡同里走着。这就是那条阿尔奇尔住过的、索菲科曾跑着去找他的胡同。他们慢慢地走着，象相爱的人在散步那样。远处看来，他们似乎在尽情地享受这安静和清幽、这秋天的落叶……但是，他们的话题却和这景色毫不相干。

“我们怎么办，索菲科？”阿尔奇尔闷声问道。

“我看，关于这点，你早就决定了。”

“我什么也没决定。”

埃加和桑德罗还在街上跑，他们跑进一个又一个院子，跑上台阶。……

索菲科在前面走着，阿尔奇尔跟在她身后。

“你不必为我们担心，阿尔奇尔，”索菲科回头看着他，“孩子们已经大了，他们会理解我们的。”

“孩子们！”

而孩子们还是在街上跑。

阿尔奇尔在一堵石头围墙边停住了脚步。索菲科走近他，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说：

“你别以为我有什么可惋惜的。相反，如果可能的话，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她走开了，走上窄窄的台阶……阿尔奇尔跟在后面。

两个孩子跑到那几个靠着篱笆站着的男孩子那里，问了些什么，又跑开了。

他们气喘吁吁地奔上楼梯，急不可待地按门铃。

一个胖胖的圆脸蛋的男孩开了门。

“你找到了一条狗？有人告诉我们说你找到了，”他们象开关枪似的一口气问道。

男孩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着眉看着这两个孩子，迟疑地摇摇头。

“谁在那里，格奥尔基？”一个年轻的妇女走到走廊里，“哦，是你们丢失了一条狗，孩子们？去，格奥尔基，把它抱来！”

男孩子迟疑不快，母亲推了他一下。

“去！”

男孩子怀着敌意，回头看了看埃加和桑德罗，很不乐意地走了，后来他手里抱着一条毛茸茸的小白狗又出现了。

埃加和桑德罗绝望地盯着那条狗，随后两人都摇摇头。

男孩子把狗紧紧地搂在怀里，笑容满面。

孩子们走下楼梯。男孩子刚关上门，埃加就坐在梯级上放声大哭起来。
桑德罗坐到她身旁，搂着她说：

“别哭，埃加。”

埃加哽咽着、哭得更响了。

“别哭，埃加，我们一定能找到它的。”

“不，桑德罗，我感觉到，我们找不到了……它为什么跑了，桑德罗？
它出了什么事？它能到哪里去呢？”

泪水也涌上桑德罗的眼睛。为了掩饰眼泪，他固执地，象个男子汉似地说：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埃加，哪怕走遍全世界也要找到它！”

索菲科和阿尔奇尔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他们不说话，象陌生人似地坐着。

埃加和桑德罗在街上走着。埃加打了个冷颤，桑德罗替她竖起短上衣的领子，搂着她的肩。他们就这样搂着在街上走。

索菲科飞快地、急促地走在喧闹的街道上。那些诉说自己的不幸、痛苦和委曲以及谈到自己的喜悦的人们的声音，和街上的喧哗声交织在一起。索菲科倾听着这些声音。在我们眼前，一连串妇女的面影显现出来：这是被遗弃的女人；孤独的、自己挑选了自己命运的妇人；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很满意的纺织女工；唱歌的一家人的母亲；老图书馆管理员；在孤独生活中变得冷酷的妇女；咖啡馆里快乐的女孩子们；想到敬老院去的老太太。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女人。她们的声音相互交织着，淹没在街道上的一片喧哗中。

索菲科在街上走着。